

前面是家

王淑影小说



前面是家

王淑影小说集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晓晖

封面题字:王中和

封面摄影:戚英发

校对:鲁其明 迟何村

电脑打字:隋际和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面是家/王淑影 著

- 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2001.12

ISBN - 7 - 80028 - 571 - 5

I . 前… II . 王… III . 中短篇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 3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2055 号

前 面 是 家

王淑影 著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 字数: 千字 印数:1-1000 册

版次: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028 - 571 - 5/I·131

定价:18.80 元

序

张 涛

是妻子,是一个男孩的母亲,是一个家庭的主妇,又是镇图书馆的管理员。在这小小的图书馆里,购书、卖书、租书,都由她一人负责。

同时,她还是一位不间断有作品问世的青年作家。

——这,就是王淑影。集多种角色于一身,忙碌着生活,经历着生活,又用她的一支笔,描绘着生活的赤橙黄绿青蓝紫。热爱生活,热爱写作,王淑影生活得有滋有味儿。

知道王淑影的名字,是因为1993年她首次在《满族文学》发表的短篇小说《留恋炕头的日子》。同后来她陆续发表的一些中、短篇小说和散文比起来,这篇小说无疑显得薄一点,语言也有些稚嫩,但整篇作

品,却透出令人惊喜的灵气,显示了一种写作的潜质。对于一个作者来说,弥漫于作品中那几乎难以言传的灵气,总是宿命般地决定着这个作者的写作历程,决定她可能达到的高度。正是因为这最初展现的灵气和潜质,我们编辑部开始注意王淑影了。

见到王淑影,是在《满族文学》举办的一次笔会上。许多作者,都是老朋友了,见了面不免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地调侃,更有一些时候,为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。而王淑影呢,却极少参与,多半静静坐在一旁沉默不语,似乎,她参加笔会只是带了两只耳朵来的,一副刚入校门的小学生模样。那时我觉得,王淑影是一个寡言的人,又是第一次参加笔会,怕她在这不拘小节的热闹中感到孤寂,就特地让几个作者同她多接触多聊聊,我甚至让一个作者把她拉进了舞场。然而,随着稿件的来往,随着接触的增多,对王淑影寡言的印象很快就淡去了。王淑影不但不寡言,而且极善于表达。谈起生活,谈起她脚下的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,谈到她对一些优秀作品或者并不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感受,倒有一些滔滔不绝了。坦率、真诚、鲜活,又伴以她自己的表达方式,那时,如果谁不让她讲话,简直就不可能了,质朴里裹挟着激情,话语中时而溅出让人意料不到的火花。“别人是说了再做,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。”一次,谈到写作时,她如此说。这是典型的王淑影性格。

王淑影的稿子一篇又一篇地见诸报刊,也就有了中篇小说《岁月》,正是这篇小说在《鸭绿江》上发表,使得辽宁文学界开始注目王淑影及其作品。《岁月》沉重的生命意识、多角度的灵魂投影、纷纭的题旨指向,显示了王淑影把握生活的能力,显示了个性的语言色彩,也把她的创作思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因为《岁月》的光芒,也就有了一次作品研讨会,省内一些知名作家,给《岁月》以高度的评价。

王淑影是勤奋的,忙家务,忙书店,还要忙读书忙写作,但她

忙得从容不迫。《岁月》的引人注目,无疑可以看到王淑影的才情,但也许是她始料不及的。不错,凭着她的笔,展现了生活的混沌,包蕴了生活的丰厚。但,也许她在这部作品中还缺少一种理性的把握,缺少形而上的审视,《岁月》的出现,很大程度上源于生活本身对王淑影的冲击,源于一种非自觉状态,是凭着她敏锐的感觉触及了历史进程中的沧桑律动。这一点,王淑影显然有些认识,并在以后的作品中注意了理性的渗透,这种渗透的结果,已开始出现在她后来的作品中。当然,这是一条漫长的路,王淑影还要继续走下去。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,她先后去了辽宁省文学院、鲁迅文学院进修。相信,这两次进修,会对王淑影的创作具有相当的影响。

需要提及的是王淑影的散文也颇具风采。《出去走走》写到鲁迅文学院的经历和感受,《走过渔村》是她骑着自行车在海边转了几天的记录,平平常常的生活,平平常常的经历,到了她的笔下,却闪烁出了令人心动的亮点,真诚、质朴、醇厚、淋漓,与不动声色中将读者带入她独特的感悟,以其怡然的叙述,完成了平实中的探险。我所以称其为探险,真是觉得这样的文章实在难做。

王淑影的小说,最引人注目的,是她的语言。那是从生活中得来又经过不露痕迹的打磨呈现在读者面前,于平实的行进中,时而给人以惊叹。这,得益于对生活的体验,得益于她的悟性,她知道,在哪些地方用哪些方式来调遣哪些方块字。

王淑影的作品,当然还有不足,这不为怪。任何写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。关键的是,王淑影仍然热爱写作,仍然要继续写下去,以她的韧性和悟性,终将会一步步远离那些不足的。

现在,王淑影已成为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,王淑影的第一本书《前面是家》也将付梓。那么,让我们一起祝福王淑影吧。

2001年11月——于丹东

目

录

序	1
---------	---

第一辑 女人

蓝色旅行	3
自费生	14
心路历程	37
情感历程(四题)	41
A 伴娘	41
B 恋爱	43
C 女人	50
D 昨夜星辰	52
姜四九	57
留恋炕头的日子	84
乡间对话	98
前面是家	102

第二辑 男人

黑人	111
村长老朱	133
党员老王	139
穷村	145

第三辑 家

五岁的天空	179
岁月	186
晚景(四题)	224
A 喜事	224
B 一家人的两个世界	233
C 拾稻穗的老妪	238
D 关于狗的记忆	242
后记	247

第一辑 女人

除了心痛，没有别的感觉了。我很失望，对人。

——《姜四九》



蓝色旅行

若雪在辽东边境城市丹东踏上南去的长途列车时,天已渐黑。这是第一次出远门的乡间女子若雪惧怕的事情,但是没有办法。同一群陌生人涌入陌生的车厢,若雪在车内昏暗的顶灯下,前后左右偷偷地观察,发现好多人都心怀叵测。若雪无法选择旅伴,任一个个陌生而冷漠的左席右座吃吃喝喝吆吆喝喝,嗑瓜籽、打扑克,做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。若雪无事可做,又无同伴聊天,感到寂寞。若雪不能往左看,左家在吃香肠喝啤酒,满面红光。左家也无伴,但是,他有啤酒。滋地一口,然后一抹嘴角的泡沫,动作很优雅。若雪不敢向右看,右座正脚踏旅行包与另外三个人吵吵闹闹地打扑克,他们显然是一伙的。若雪不愿目视前方,她的正面对座,是一位年轻白净的男客,与男客并排坐着的是一个相貌粗野满脸横肉的痞子似的人物,若雪一扫着他心就一阵悸动,他让人感到恐惧。相比之下,若雪正对面的白净的男客还儒雅可靠一些。周围除了打扑克的一伙里有个野小子似的女人外,其余都是男人,这给若雪又一层压力。若雪不偏不倚地靠在自己的座位上,寂寞而恐惧的大眼睛扑闪着。若雪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,不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。若雪记着临走时爸爸告诫自己的话。不能与人说实话,不喝别人的饮料,不吃别人给的任何东西。

若雪把目光吊在半空,空洞洞的谁也不看,准备想点事情,

以驱赶陌生与寂寞带来的另一层恐惧。但是，脑中除了车轮碾在铁轨上的声响，再也显现不出什么可以思想的内容。脑子空白，目光空洞。若雪给人一种无目的而又无依无靠无助的感觉。这情形被对面的年轻男客捕捉到了。这男客二十六七岁上下，穿着今年流行的，满大街都是的蓝色西服套装，纳明线的那种。男客规规矩矩的五官和白净的面孔与这庄重的蓝色浑然一体。蓝色不是适合每一种肤色穿着的，但，穿在这男客身上，就显得格外清爽精神。蓝色曾是一个时代服装的主流，若雪是在杂志小说中知道的，也听父母说起过。父母说起那个时代服装颜色的单调与沉闷时，总显得很无奈。但是，若雪喜欢。喜欢蓝色，并不是因为蓝天和蓝色的大海的缘故。总之，若雪喜欢蓝色。若雪在猜测对面这个注意着自己的男客时，重重地呼出一口气，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思想的内容。男客也正猜测着，男客向若雪一笑，若雪也回敬了一笑。于是，两个陌生的旅客就搭上了话。男客问，到哪儿？若雪犹豫了一下。若雪想起父母以及朋友的话。此时，若雪想，说话是不会有问题的，空气和声音能传递什么让人昏迷的东西呢？男客在听到若雪说去这趟车的终点时，满意地点着头。男客边座那个一脸横肉被若雪在心中称之为“力”的男人用肘故意碰了一下，男客没理。一缕头发滑到男客光洁的额前，男客用白净的手拢了上去。男客说，我叫王一，我也是终点，真高兴有个伴儿，得几天才能到呢。若雪说，一车的伴儿咋说一个？王一笑笑说，我觉得你是个很诚实的人，给人一种踏实感，一见就像老朋友。若雪笑了，是那种天真的诡秘的笑，那笑是含了轻蔑的，像是很老练。王一说，我知道你笑什么。若雪沉下脸来说，知道了好，别说出来。若雪不想再说话了，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思想的内容。若雪转过头去，从窗帘缝望到了外面黑漆漆的夜。脚下的隆隆声充满了耳鼓。旅客们安静多了，喝啤酒的左家已歪在几上呼呼大睡。右座一伙儿声音小

了许多,无精打彩地甩着扑克。有一个人连连打着哈欠,张大的嘴像个无底黑洞,圆圆的洞,深不可测,小小的鼻子眼睛挤到一块去了,样子很滑稽。若雪暗笑了一下,想,原来打哈欠这么难看啊,无怪经常看见有些人捂着嘴打哈欠。打哈欠的人见若雪看他,便直了眼睛盯若雪。若雪知道是自己惹的麻烦,慌忙转过头坐正了,又与那个一直不困的王一对视。若雪禁不住说,你好像一点儿也不困。没见你打盹儿。若雪看看表,都半夜了。王一一抬手臂也看看表,伸了一下腰,把脚伸到若雪这边,说,我困一会儿,你帮我瞅着提包,那一个,王一一指,若雪看见头上黑色皮箱子,很精致。王一把西服脱下盖住自己的胸,开始打盹儿。若雪是真的不困,白天在家狠狠地睡了一天觉。手里握着的百元大钞已汗湿,软潮潮的一把握在单手套里。若雪时时刻刻捏着,证实它的存在,只要它在,就什么也不怕了。可以把困在南方的弟弟领回家,原样地交给爸妈。若雪身边的布兜子里有刀,很长,可以直达心脏的那种水果刀。带它并不是削水果皮,它像一个纸扎的卫士,有它在身边,若雪就感到安全。虽然,危险来临时,这个纸扎的卫士并不能如若雪想像的那样冲上去。若雪把兜子往身前一抱,抬眼看了看王一,他睡得很放心、踏实。若雪没义务给他看包,刚才那一问只不过是为了转移一下那个打哈欠人的注意力而已。若雪喝了几口自带的矿泉水,隐隐的有种尿意。但是,不能出去,那些长短不一的腿挡着她的出路。若雪看看睡着的人们,一个个软塌塌的没有威胁感。这时车厢里充满了家庭的夜晚的祥和。

车停下来了,大家不约而同地醒转来,眼睛斜斜地都瞅着行李架。王一睁开眼睛,坐直了身子,精神头跟刚才没睡时一样,一种睡后与睡前的衔接。下车的走了,上车的进来,一股股清新的冷风裹在上车人的衣服里面,阵阵寒气袭来,若雪不由地打了个冷战,在家时妈妈说这是“尿战”。若雪急需去一下厕所,她动

员开了一条道，走了出来，又回去，将一个软绵绵的包裹放在座位上，示意王一给看一下，王一会意地点头，若雪放心地出去了。回来时，王一递给若雪一听小包装牛奶饮料，若雪看着王一吸到管里的白色奶汁，像苍白的血一样，一股股吸到王一的嘴里。此时的王一像一个苍白的吸血鬼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昏暗的车灯照出若雪那种凄苦的美，若雪扑闪着大眼睛，很智慧地笑笑说，不渴。王一固执地递着饮料说，这可以当食物。若雪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说，我也不饿。王一无奈地放回饮料，继续吸着自己的一听。一会儿，王一说，你去那个小城干什么？若雪一愣，然后笑了，用笑代替了回答。王一没在意若雪的不答话，他穿上了衣服，将吸过的饮料瓶小心地放在座位下，动作像很有修养的样子。王一点燃一支烟，喷出浓浓的白烟罩着他的脸，白烟慢慢向若雪这边飘散。若雪呼气时悄悄地将飘过来的淡淡的烟缕吹向一边，若雪讨厌烟味。王一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烟，然后将白烟用舌尖向外一送一送的，均匀的烟圈一个个向若雪这边飘来，若雪又一次悄悄吹烟的动作，被陶醉于烟圈的王一看在眼里，王一立刻掐灭了烟。若雪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动作而阻止了别人的享受感到不好意思。说，你抽吧，不碍事的，我只是习惯。王一看了若雪许久才说，你真像我妹妹，连这个习惯。王一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说话的声音有些低沉，像牵扯着一股线，幽幽的。若雪还是笑了，笑得一目了然，说，‘你真像我妹妹’这句话像电视剧里的台词，还有‘你很面善，第一次见面就像老朋友’也是。你不懂。王一说这话时有些不耐烦，王一从此沉默了，双手抱着双臂向后靠了靠，闭了眼睛，陷入了某种回忆，沉默的脸不时有一丝抽动的痕迹。若雪坐了一会儿，也感无聊，便拉开窗帘，一片光亮一闪而过，又一个村庄消失了。离家越来越远，恐惧感越来越强烈。天将明了，疲塌塌的人们渐渐从睡梦中抬起头来，坐直了，伸了伸胳膊腿。王一身边的力也随大流醒转来了。他

张开了嘴巴,呼出一夜的酸腐气,活动了一下腰。力脱掉了系在裤子里的花衬衫,两只文在两臂的墨蓝色的雄鹰展翅欲飞,胸前的龙隐藏在稀薄的胸毛中。若雪低下头去,不敢直视。力用肘碰了一下王一,王一睁开眼睛瞅了他一眼,没说话。力叉开双腿,身体半斜着,穿着肉色袜子的脚就触到了若雪的腿。若雪将腿挪了挪,力的那只脚又跟着贴了过来。天亮了总有故事,若雪以及父母亲朋惧怕担心的事情将要发生。若雪看了一眼王一,王一正抱臂斜眼盯着那只顽皮的脚,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。若雪很失望,但也知道,王一也只不过是几个小时旅途的陌生旅伴而已。当那只脚又一次故意磨擦若雪的腿,若雪已无地方再挪时,若雪绝望似地对仍斜斜看着那只脚的王一说,王一,把那瓶饮料递给我。王一一怔,向若雪翻了一下白眼,很不情愿地递过来,说,你现在又渴又饿是不是?要过饮料,若雪并未马上喝,而是捧在手中专心致致地端详。那只脚并没有因若雪与王一的接触而退缩,王一的存在没有影响那只脚固执地摩擦若雪的腿。若雪猛地站了起来,一手拿着饮料一手把包裹塞到王一怀里说,我去洗脸,一会儿咱们上餐厅去吃早饭。那个力还是那么长拖拖地半躺着,目标没了,仿佛并没影响到力的兴趣。

又过了一站地,若雪没有回座位,天空在列车长驱直入中渐渐亮开了。王一瞅着空座有些不安,频频地向若雪去的车厢眺望,显出了真正的担心。若雪像一条鱼,在王一网罩之中是逃不掉的。若雪像似从印象中凸现出来的,突然就站在了正思忖着的王一的对面,递给王一一盒盒饭,王一手端着,若雪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拽了过来。王一见若雪手上的饮料没了,问,饮料喝了?若雪一愣。噢,喝了。瓶呢?若雪一笑说,你还要验证啊。王一脸红了,说不是,我想看看中奖没。

边上的人一个个都活动了起来,有人掀开窗帘说,天哪!一觉睡过了两个省,从春睡到夏。窗帘一片片拉开,车内一片光

明。从北方初春开过的列车，行驶在绿草如茵的南方。田地里一片忙碌的人们，苗长高了，花儿开了，田埂上的小桔树一簇簇地繁荣，如北方夏季里田头地脑的大豆。车内也是一片忙碌，洗脸的、入厕的、刷牙的、就餐的。卖小吃的小推车像织网的梭子，来来去去，将天南地北的旅客织在一起。伸脚的力，隔着王一“嗨”了一嗓子喊住了卖小吃的。力买了几听罐装啤酒，“噗”地一声打开，一口气喝下一罐，力扔了空罐又开一听，咕咚咚又一罐。顿时热气上扬，酒味溢满车厢。酒在力的血管里沸腾，力的脸、脖子、鹰的底色都已渐红。若雪第一次看到这么凶猛的鹰，那两只利爪随时可以勾住若雪的两臂。若雪缩着，在心中悄悄地默念，不要再喝了。然而，若雪的意念没有阻止力继续喝酒。若雪记得力什么也没有吃，没有东西垫底酒劲更冲。力的脸、脖子前胸两臂由红渐紫。酒气如烟，漫漫飘延。某种欲念将在醉意朦胧中蠕动。列车打了一个嗝，车轮“咣”一声继续前行。若雪战兢兢的。不敢看力，惟一可以大胆落眼的地方是王一。而王一此时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恐惧中的若雪。若雪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在王一的视线中。若雪与王一对视时，王一问若雪，你到底去哪儿？若雪顿了一下，说了一个站名。若雪用目光询问。王一说，我到终点丽水。王一见若雪精神还是很足，感到有些奇怪，问若雪，你不困吗？若雪说，你希望我困是吗？可惜，我不困。噢，对了。若雪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把包裹塞到王一怀里。起身向厕所方向摇摇晃晃地走。而这次，王一没有坐着不动。他也起身随若雪往前走。步履比若雪踏实多了。若雪感到身后有人跟着，猛一回头见王正急急地跟了来。若雪愣了一刻，一种难逃魔掌的感觉使若雪浑身上下立刻涌起一层不易觉察的冷。若雪想起多病的爸爸，不识字的妈妈。他们希望若雪能平安地把弟弟领回家呀。若雪站稳了。脸上有些愠怒。脚下的列车咣咣当当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向前行驶。若雪望一眼满目

绿色的窗外，立刻恢复了平静。王一在若雪怒目相视的一刹那有些胆怯。王一说，我见你走不稳，怕你……若雪笑了，那笑如刚刚盛开的玫瑰无忧无虑。若雪将一切都隐藏在了乡村女孩儿的灿烂的笑下面了。若雪若痴的微笑里满含了将要夺目而出的泪。若雪说，谢谢，我没事的，你离了那些东西我才担心……王一回座了。若雪在厕所里站了好一会儿。出来时，过道上站满了人，又到了一站。若雪突然看见王一提了她的包和他自己的黑箱子就在厕所门边等她。我看到了老乡，若雪说。若雪在为自己想出了摆脱王一的理由而高兴。王一不理睬若雪的自作聪明，说，你不是要在这儿下车吗？若雪一惊，你什么意思？若雪突然想起了她曾说过在这儿下车。王一说，我也从这儿下。若雪说，我说过在这儿下车吗？你比我的记性还好呢，我不在这儿下。若雪一笑说，你肯定也不在这儿下了，是吗？你跟我来。若雪领着王一穿过一节车厢，车厢相接处的过道上，卧着一个人。王一看见他像喝醉了酒似的，呼呼大睡。在人们拥挤的过道上，这人睡得很香，他的手指被人踩在脚下。这人穿得很脏，头发、胡子乱蓬蓬的满是尘土，像个傻子。若雪踢了这人一脚，他毫无知觉，还是酣睡。若雪看着王一说，是他喝了你给我那瓶饮料。王一脸上一阵酡红，但他不答言，盯着若雪好一会儿，才说，你真像我小妹，二十岁，我小妹是念大学的，被拐卖了。为了找我小妹，我爸厂子卖了，我妈也疯了，我……若雪已回到座位，王一还在痴痴地说着鬼话。若雪对着王一喊，唉，王一，你回来！因为这时，若雪的腿正被力伸过来的双脚夹住，力的大手掌也开始向这边游移。王一坐下时，若雪借口窗边有风，和王一外侧的旅客换了位置，若雪坐到了王一身边。王一说，你困吗？若雪无奈地点点头。王一斜着趴在力面前的茶几上，把力挡在里面。若雪怔怔地看力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力只不满地瞅了瞅王一，没出声。王一说，你趴在我背上睡一会儿吧。这一次，若雪没推辞。